

蒼天無眼

孙德平 / 著

一篇小说



长篇小说

# 苍天无眼



来自中国警界特大要案报道。1997年，海阳市警方破获一起境内外犯罪团伙走私毒品、杀人抢劫案件。涉及此案的女子在追捕中开枪自杀。39岁的安子系一公司老总。安子3年前曾是一名刑事警察，因违纪而受到处分后辞职“下海”经商。1996年卷入香港黑社会“青龙帮”，与幕后操纵“青龙帮”的“老大”罗奇之女罗拉结婚。富有戏剧性的是，追捕他的海阳市公安局局长孙野，曾与安子度过10年刑警的搭档生涯。据悉，他们关系一直甚密。孙野在缉拿安子时，让安子选择了自杀。此案涉嫌政界及权势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案发当天，市长卫伟亲自签发了责令孙野停职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卫伟是孙野的妹夫。

ISBN 7-104-00890-X



787104 008903

ISBN 7-104-00890-X/I · 406

定价：19.00元

长 篇 小 说

00128296

苍 天 无 眼

孙 德平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郭 边 谷 村

封面设计:杨 群 李 栋

**苍天无眼** 孙德平 著

---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中国地质科学院 562 印刷厂 印刷

28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 印张 2 插页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600 册

---

ISBN 7-104-00890-X/I·406 定价:19.80 元

# 引子

来自中国警界特大要案报道:1997年2月13日,海阳市警方破获了一起境内外犯罪团伙走私毒品、杀人越货案件。涉及此案的安子在追捕中开枪自杀。39岁的安子系海阳市“东方棕榈集团公司”总裁。安子7年前曾是一名刑事警察,因违纪而受到处分后辞职“下海”经商。1996年卷入香港黑社会“青龙帮”,与幕后操纵“青龙帮”的“老大”罗奇之女罗拉缔结婚姻。富有戏剧性的是,追捕他的海阳市公安局局长孙野,曾与安子度过10年刑警的搭档生涯。据悉,他们关系一直甚密,也许是缘于这不了的搭档情缘,孙野在缉拿安子时,让安子选择了自杀。据警方透露,此案关系错综复杂。案发当天,海阳市市长卫伟亲自签发了责令孙野停职的决定。值得一提的是,卫伟乃系孙野的妹夫。

香港大公报2月14日电:大陆警方于昨日破获一起境内外走私毒品、杀人越货的犯罪团伙。涉及此案的安子那幢价值五千万的私人“棕榈别墅”被其妻罗拉一把火焚毁,安子在追杀罗拉后开枪自杀。追捕他的海阳市公安局局长孙野于案发当天下午被停职。据大陆警方透露,身为“东方棕榈集团公司”总裁的安子,个人资产数十亿,他是个传奇式的神秘人物,有无数显赫的头衔,在海阳是个举足轻重的特殊人物。据有关知情人士声称:此案背景人物复杂。主犯罗奇是香港国际大都市的上流社会的一员名流,暗地里

却扮演着“亚洲教父”的角色，从事毒品等犯罪活动，被他选中为继承人的女婿安子由于某种原因与他反目为仇，导致黑帮团伙之间的火并。案件的微妙之处在于案外演绎的一系列由“情”引发的嬗变：出生平民的安子与将门后代——身为公安局局长的孙野有着10年的刑警搭档关系，情同手足，双方自诩为生死之交。据可靠消息道，案发前两个月，安子的生死恋人孙楚茜小姐在奥地利维也纳被罗拉雇拥的杀手惨害导致自杀。孙楚茜乃孙野的同胞妹妹、海阳市市长卫伟的妻子。卫伟的父亲卫克曾是海阳市第一任市长，与孙野之父孙军长乃世交。卫家的大小姐吴怀南，乃卫伟之姐，曾嫁孙野为妻，5年前离异。另有所风闻，安子妹妹安可，有着沉鱼落雁之貌，落笔生花之才，这个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高材生系《海阳晚报》的名记者，与孙野、卫伟传有情结，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安子一案便戏外有戏，暴力演绎着情史，无疑是一宗传奇之案。孙野的停职是否与这一切有关？结局如何？安子的亿万资产将落入谁手……乃此案待解之谜。

十天后，停职的孙野在驾车前往检察院接受传讯的路上，为了避让一个在马路中玩游戏的儿童，车子翻落路边十几米深的建筑工地，不幸身亡……

一年后，安可写下了《苍天无眼》，这部书稿公开了这对搭档的一生以及他们周围与其相关人物的命运与事实真相，从而结束了此案在境内外引发的一场沸沸扬扬的新闻风波。

#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部..... (1)

- 一、最辉煌的历史时刻
- 二、红楼——日趋显赫
- 三、将军楼——泅渡事件
- 四、红楼巨变

第二部 ..... (29)

- 五、难于抹去的悲剧
- 六、两楼联姻
- 七、圆梦
- 八、一个不愿正视的问题
- 九、辉煌的 28 天

第三部 ..... (55)

- 十、抉择
- 十一、默契
- 十二、初遇
- 十三、逃避
- 十四、挑衅

第四部..... (105)

- 十五、政治家的风度

十六、获利 300 万

十七、庞大的商业帝国

**第五部**..... (139)

十八、红楼——再度辉煌

十九、永恒的启示

二十、光彩照人的“龙首”

二十一、一对冤家

二十二、国际商界上的神秘人物

**第六部**..... (207)

二十三、政客的代价

二十四、亚热带的野女人

**第七部**..... (239)

二十五、错误的选择

二十六、“亚洲教父”的魅力

二十七、“青龙帮”的诱惑

**第八部**..... (295)

二十八、“教父”的接班人

二十九、揭开神秘的面纱

三十、玩火自焚

**第九部**..... (349)

三十一、魂断维也纳

三十二、天问

## 第 一 部

一、最辉煌的历史时刻

二、红楼——日趋显赫

三、将军楼——泅渡事件

四、红楼巨变

3

VI

4

## 一、最辉煌的历史时刻

1955年一个有着25年戎马生涯的山东大汉在接过授予他中将军命令状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26岁的孙将军在生俘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的战场上骁勇善战，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小老虎”。

6时30分，老孙乘军用飞机返回海阳市。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妻子路沙在家里为他准备了庆祝晚宴。晚宴还有一个内容——他们的儿子孙野5岁生日。

黄昏的海岸，一个5岁的小男孩嬉戏在落日的余晖中。他不停地跳跃着，小精灵似地穿梭在绿色的棕榈群与无垠的沙滩之间。小男孩身着一套军人制服式的崭新绿色衣裤，头戴一顶缀着八一徽章的小军帽，腰扎士兵武装带，双手横端玩具冲锋枪，一路“哒哒哒……”地叫着跳着冲着，并不时作俯卧瞄准状，大有赴汤蹈火，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所到之处，海鸟惊翅纷飞，横行在沙砾上的小螃蟹纷纷落海而逃……

“小野，快回家，别玩了，”一战士向小男孩跑来，圆圆的一张娃娃脸，不过十七八岁，上等兵军衔。

小野停止了冲杀，却顽皮地同小战士在棕榈群中玩起了捉迷

藏。夕阳下，小野一双细长的眼睛眯缝着，脸庞瘦削，高鼻梁，薄薄的小嘴唇和下巴极为倔强，面部线条坚韧强硬，这使他整张脸看上去既固执而又十分的霸气。他一次次躲过小战士的捉拿，像只泥鳅似的时隐时现……

“别闹了，小野，首长正等着你回家呢。”小战士追逐出一身汗。小野冷不防从他背后冒出来。“站住，缴枪不杀！”

“好吧，我投降。”小战士举起双手，小野这才罢休地跟着他往回走。“小胖叔叔，你是说我爸爸回来了？”

“是的，刚下飞机。”小战士是老孙的通讯员，因为长得墩墩的，家里人昵称他小胖。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首长晋升为将军了。”

“哦——太棒了，爸爸当将军了！”小野兴奋得嗷嗷直叫。

孙野甩开通讯员，一路飞跑，他穿过棕榈车道，向宽阔的军部大院跑去，在大院的左侧，有一幢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那就是他的家——一幢门楣上刻着“将军楼”的府邸——早年住的是一位国民党少将陈伟。

夜幕初上，灯光亮起。二楼平台上，身穿肩上级有两颗金星的将军制服的老孙远远地望着儿子向着小楼跑来，不由地挥手喊道，“加油，我的士兵中士！”

“爸爸——”孙野冲上平台扑进了父亲的怀抱，“太好了，爸爸，你现在是一个将军爸爸，太棒了！”他用手抚摸着爸爸肩上的金星，细长的小眼睛熠熠发亮。

“祝你生日快乐，我的中士！”老孙把他高高举起在头顶来了几个三百六十度的大旋转。老孙身高一米八，强健的体魄，国字脸，浓眉大眼，一副阳刚的强悍和将军的风范气质——十足的军人魅力！

“报告将军，是上士，从今天开始。”孙野一本正经地纠正着父亲，并指了指肩上缝制的上士军衔。

“噢，对不起，上士。”老孙向儿子行了个军礼后爽朗地大笑起来。儿子今天5岁，父亲以儿子一岁一个军阶的呢呼，从1岁列兵叫起，儿子已从上等兵，下士，中士晋升为上士了。”

这时，路沙来到平台，这位将军的妻子是名少校军医，美丽娴静，她幸福地望着丈夫和儿子，从心里分享着丈夫的辉煌和家庭的天伦之乐。在她身后，是海阳市一对政治搭档夫妇：女的是市委书记吴琼华，男的是市长卫克，还有他们的女儿——6岁的吴怀南。

两家的关系源于战争年代的战友情，用他们的话形容情同手足。四个人中，吴琼华年龄最大，资历最深。还在战争初期，吴琼华就是他们三人中的政委，那时，他们还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都亲切地唤吴琼华为大姐，这个称号一直延续至今。两家关系始终甚密，得知老孙被授衔中将，夫妻俩赶来祝贺。

“欢迎，吴大姐，”老孙放下儿子，他迎向吴琼华，伸出大手热情地一握，然后拉过卫克的手，对妻子说，“路沙，今晚的酒你可得备足呀！”每回相聚，老孙都要和吴琼华斗酒，两人的酒量大得惊人，每人两斤白酒根本不在话下。

通讯员小胖把一箱6瓶装的贵州茅台搬到了桌上，“首长，是吴书记慰劳您的。”

一旁扎着两根羊角辫的小姑娘吴怀南纠正了小胖，“不是慰劳，是祝贺孙叔叔当将军的。”

“谢谢，吴大姐，”老孙说完转身亲了一下吴怀南的额头，“小丫头，几天不见又长高了。”

“给，你的礼物。”卫克取出一枝玩具冲锋枪给孙野，“生日快乐，小家伙！”

“今天是双喜共庆，好日子！”吴琼华拍了拍孙野的脑袋，“祝你晋升为上士！”

“谢谢，吴阿姨！”孙野朝吴琼华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好样的——上士！”吴琼华拉正了一下他肩上车衔。

小姑娘一脸的傲气，“没羞，那是假的。”她长得像母亲，脸盘偏平，有一股从骨子里释溢出来的专横，个性十足。

“你才没羞呢，娇气包。”孙野朝她扮怪脸。

“小野，”路沙嗔怪地一拍儿子的屁股，“姐姐是客人，不得无礼。”

吴琼华笑着揽过孙野，“我说上士，你长大也想和爸爸一样当将军，对吗？”

“当然！”孙野一挺胸脯，十足的自信。

“很好，今天我就认了你这个未来的将军女婿，你们说怎么样！”吴琼华朝大家扫了一眼，一副认真的神态。她身着列宁装，典型的领导人的风范，她的一言一行有一种无形的不容违抗的威严，即使在好友相聚的无拘束的场合，仍然不失父母官的凌人盛气。坐在她身边的卫克就与她风格截然相反，他内向秀气，温文尔雅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镜，是一个儒气十足的市长。他出生在一个没落的清朝文官世家，曾祖父是位进士，祖父是举人，到了父亲一代，仍从事文职。出于爱国之心，他21岁那年弃学从戎，参加了抗日队伍，1949年9月解放福建后，他和吴琼华一道转业到地方政府，当了市委的秘书长。两年后他当了市长，而吴琼华一直是他的领导。他和吴琼华是去年结的婚，吴怀南是吴琼华的遗腹子。吴怀南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父亲名叫李南，吴琼华生下她后为她起名吴怀南，意为怀念父亲李南。许是一种血缘的距离，吴怀南对卫克的爱始终有一种无形的冷漠。她总

是依偎在吴琼华身边，与卫克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主意不错，我同意。”老孙开心笑道，“我喜欢怀南这丫头，很有个性，你呢？”他把脸转向妻子，路沙把一边的吴怀南揽在怀里笑道，“挺好的一对，不是吗？”卫克也笑着点头赞成，“那感情再好不过了！”

吴怀南与孙野并不太知晓大人认同的娃娃亲，他们只是下意识地线相噉嘴瞪眼地表示抗议。“我才不干呢！”吴怀南瞥了孙眼一眼。

“我也不干！”孙野耸着肩。这时，勤务兵和保姆王阿姨把饭菜摆上了桌，吴琼华兴致勃勃地举杯，“来，我提议，这第一杯酒先喝亲家酒，怎么样？”

“太好了！”老孙举杯，“把它干了，亲家！”

“干！”

“干！”

平台上，灯火通明，两对亲家喝得畅快。海风携着秋的凉爽拂得身心惬意，棕榈树梢吟着秋的呢喃，和着阵阵涛声极有韵致奏起一曲舒缓的海滨之歌。海面上，渔火点点，视线终极的金门岛屿也亮起了渔秘的状如星点的灯光……

卫克和路沙不胜酒力，两人面露红晕，吴琼华和老孙则不相上下，他们各自喝下了两瓶茅台。

“嘭……嘭嘭……”一阵炮击，海面上划过一道道炽烈如血色的弧光，在距离平台不到 3000 米的一个小岛上空炸出一个个火球，煞是眩目耀眼，自蒋介石逃到台湾，每个星期固定要朝这里炮击一番，已经持续 5 年了，虽然习已为常，但每次炮击，孙冲涛都要上火一次。但今天他却一点也不发火，“很好，这是老蒋在对我表示祝贺呢！”

吴琼华对老孙风趣地笑道，“他是不甘愿呢！”他们开始回忆起过去，5年前国民党从这里撤退，当时这里驻防着国民党一个集团军，这幢二层小楼是一位国民党将军的府邸。“将军楼”——真是神奇的巧合，现在这幢楼真成为名副其实的将军楼了。

酒过三巡，路沙为儿子点燃了5枝蜡烛的生日蛋糕，在吹熄蜡烛之前，孙野许下了这样一个心愿：“我——要——当——将——军！”

他一口气喝了四杯大人们敬他的祝贺酒，足足有三两，喝得脸红脖子粗，不一会便粹倒在母亲怀里。路沙把他放在身边的躺椅上。

六瓶茅台很快便都见了底，此时已是星满苍穹，月光下的棕榈海岸妙不可言。突然，孙野从躺椅上一跃而起，“爸爸妈妈，我做梦自己当将军了！”

眼尖的吴怀南一眼发现了他的裤裆湿透了，“啾——将军尿裤子啰！”

一阵哄堂大笑，孙野第一次羞红了脸……

## 二、红楼——日趋显赫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

1957年3月，吴琼华给怀南生下了一个小弟弟，取名卫伟。

卫伟满月的那一天，老孙一家三口人前往亲家喝满月酒。

吴琼华与卫克居住的是一幢显赫气派的红色楼房。海阳市民们都称它为红楼。这幢象征着权力的府邸原是英国驻海阳市的领事馆，纯粹西方建筑风格，有花园草坪和停车场。一层是大厅和会客室，室内宽敞明亮，通往会客室的大门是橡木的，室内富丽堂皇，落地窗户开着，通过窗户，可以看到一个五彩缤纷，景致幽雅的花园，清风起处，送来阵阵茉莉的花香。

他们到来时，吴怀南正在花园里荡秋千，吴琼华抱着婴儿从楼上迎了下来，“嗨，亲家！”

“恭喜恭喜！”老孙声音宏亮，“是个漂亮小子，像你。”他拍着卫克的肩膀，卫克一脸幸福满足的喜气，儿子的确像他，皮肤白皙，很清秀可人的一个小不点儿，路沙从吴琼华怀里抱过婴儿，爱不释手地搂在怀里把玩着，逗得小不点儿咯咯地笑个不停。

“我说亲家，我那小儿媳妇呢？”老孙不见吴怀南，正四处打量着寻找，吴琼华指了指窗口，“在那，”她笑着摇了摇头，“当姐姐的好像嫉妒了。”

卫克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忧虑，“我去叫她。”一会，吴